

当代世界出版社

冲·浪

青春必读书

向世界终究要离开，像风筝飞向很远的天

S A N D G L A S S

饶雪漫 作品
SHARON WORKS





饶雪漫 SANDGLASS
青春疼痛系列之六

沙漏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漏/饶雪漫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90-0188-2/I.044

I. 沙... II. 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9011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

书名: 《沙漏》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32开

印张: 9

字数: 198千字

版次: 2007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090-0188-2/I.044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雪漫书友会书友卡

饶雪漫2007青春大戏《沙漏》隆重推出，“雪漫书友会”成员招募不停！

雪漫书友会是“漫迷”的大本营，“漫迷”可以通过书友会互相交流和学习，分享阅读雪漫作品的乐趣，分享青春与成长的疼痛和喜悦，并能定期与雪漫聊天/聚会。还等什么呢？快寄出你的书友卡吧！

邮寄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4号楼 青马图书（注明“雪漫书友会”）
邮编：200040

雪漫书友会参加表格：

姓 名	(中文)	(英文)
性 别	_____ 年 龄 _____	所在城市 _____
职 业	_____	学历 / 专业 _____
E-MAIL	_____	QQ _____
联络地址	_____	
和雪漫“认识”多少年	_____	
喜欢雪漫的原因	_____	
阅读过的雪漫作品是哪些	_____	
最喜爱的雪漫作品是哪部	_____	
您最希望“雪漫书友会”举办的活动	_____	

（读者向本会提供的个人资料，仅会保留作为本会对读者的推广及联络用途，影印无效）

短信报名雪漫书友会，最快最简单！

手机短信输入“X姓名，生日，性别”（逗号很重要，千万别漏掉！），发送到：

55557170039（移动用户）

70222720039（联通用户）

就可以成为超级漫迷啦！

范例：“X莫醒醒，19830828，女”

青春作家饶雪莉，2007 的唯美童话

《秋天别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也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世间最痴心的她与身份扑朔迷离的他
经历三个秋天的轮回
纠缠一辈子的刻骨铭心……



饶雪莉确实是饶雪莉，不是饶雪漫。

相信你们看完书就知道了。

——饶雪漫

饶雪莉，

四川省作协会员，小学语文教师，全国小学观摩课金奖得主。

乐观坚强的射手座，

很多时候却喜欢安静，

安静地听歌、写作、行走。

即使世界隐去，一切变得虚无，

我依然会带着不变的安静一如既往地前行，

路仍是我的路，

寂寞时伴我于歌中舞。

代表作：《落入凡间的精灵》

《炫彩珠的人间旅程》

快乐卡卡系列之《丑小鸭VS白天鹅》《惊险圣诞节》《忍者无敌》《天下
乐无双》《精灵俏魔镜》《神勇酷班头》

个人主页：www.raoxueli.com

个人信箱：kongkong_1977@sina.com

沙漏记得，我们遗忘的时光。
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 we lost.

我常常不仅仅是青春和爱情，
我丢失的，

Part1

莫醒醒

004



Part 2

米砂

140

而我终究要离开，
像风筝飞向很蓝的天。

我丢失的，常常不仅仅是青春和爱情。

Part1

莫醒醒

午夜醒来时，看到窗幔被风高高吹起。有月亮，照着窗口的绿树荧荧烁烁地闪着珍珠色光芒。

我起身，把脚伸进红色拖鞋里，走出阁楼，摸索着走下楼梯。

楼梯已经老旧了，在月光的折射里，像一个个参差排列的方形秃脑袋，泛着暗暗的光泽。一级级地踩下去，踩11级，就可以探到厨房。

我把拴在脖子上的两枚铜钱按住，顺着丝线将它们死死拧在一起，这样它们便不会发出声响。然后我蹲下身去，开始寻找食物。肠胃的冷冻感几乎要把我整个身体冰住，以至于在寻找食物时，我仿佛一个僵直的木偶。

冷掉的半锅米饭。一包20根的火腿肠。一盆盐水花生米。8个糯米粽子。

只有这些。

把手伸进饭锅里掏出米饭来吃，就好像抓起沙漠里坚硬的小砾石。我喜欢用拧毛巾的方法拧开火腿肠，一般是6根同时抓起，大力地从中间将它们拧作12段。再像挤牙膏一样把它们挤进米饭中。我举起盐水花生米的盆子，仍然是抓那些花生米来吃。粽子一个个轻巧地被褪去苇叶，

吞咽。

米砂曾说过我吃东西的时候冷静而粗暴，像只野兽。

噩梦的夜里，只有食物使我镇静。

我又一次与她见面，在这个平静而凉爽的仲夏之夜。之前那些刮风落雨或者寻常如是的夜里，我们已有过太多太多次相逢。这一次的她，是在殷红若玫瑰丛的血泊中对我微笑。她身后的大雪，就在此时间纷纷落下。大雪是柔软的鹅毛，不一会就盖住了她微笑的眉眼，盖住了她削瘦若果仁的面容，盖住了她风干的身体，就好像要把她变消失一样。

消失。

是的，消失。我知道，她的生命，她们的生命，都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只有我还活着。在每一个夜晚睡去，在每一个白天醒来。高兴不高兴，都要一天一天地不厌其烦地活。

困了，让我继续睡。

——选自莫醒醒的博客《我一直在睡》





一成不变的阳光里
一成不变的
对你的想念

7月7号的早晨，有微微的小雨。我悄悄卸掉喜气的红色胸针，和爸爸一起撑一把伞，走向南山的墓地——这是她去世后的第10个年头。

白然的名字排在很往前的位置。因为是B开头的发音。墓前许多鲜花，已经腐烂掉，厚实地一层层叠盖着，将她的相片也覆盖起来。爸爸把伞交到我手上，掏出口袋里的橡胶手套开始整理，奋力将那些干枯的花朵和腐败的枝叶整理到一旁，又捧起满满一簇，走了好远，才抛进垃圾桶内。

不知道夏天为何会有这样的绵延细雨，把他的每根头发都湿润了。他不停地来回搬运走动，像一头有心事的不断移动的大象。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看着碑上的那张照片，她穿着军装，扎着麻花辫子，看上去很年轻很美丽。她在我7岁的时候离开我，因为救一个过马路的男孩，她被一辆发了疯的重型卡车压得血肉模糊。这惨烈的一幕我只是听说，并没有看任何的报道，也没有去问任何人，所有的细节都只是猜想。我常常怀念也常常仇恨她，白然，我的英雄母亲，我恨她扑向死亡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过我。

很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那是我们这里一个非常有名的漂亮女生，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体被一辆农用的三轮车压过，雪地上开出一朵一朵红色的花，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失。那一刻我浑身无力，好像被撞的人是我，世界全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抱着我的书包蹲在角落，呕吐不止。

我执意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要让我明白，原来白然就是这样死去的。那天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病孩子，呕吐常常伴随着我，让我食不知味。我无法拒绝内心的恶心，就像我无法拒绝那一幕在我脑子里和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地闪回一样。

“醒醒，跟妈妈说说话吧。”爸爸说，“你考上天中了，她肯定很高兴。”

我没有说话。他没有逼我，只是轻轻叹息了一声，然后说：“我们走吧。”

我跟在他的后面往山下走去，下过雨的石梯因潮湿而显得光洁。一个穿粉色球鞋打着粉色雨伞的女孩正往上走，因为石梯很窄，她很礼貌地退到一旁让我们先走，我看到她胸前蓝色的校徽，天中。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等到夏天过去，我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

而这漫长的暑假，我必须找点事情来做。

回到家里，许阿姨的电话就来了，是爸爸接的，他一直在唔唔唔，挂了电话，他转头对我说：“许阿姨请你去剧团排戏，你去不去？”

“什么戏？”我问。

“我也不知道。”爸爸说，“她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给钱吗？”我问。

“你这孩子！”他看着我，说，“对了，家里没油了，你去超市

SAND GLASS

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
在全世界的春天里



买点来。我累得不行，不想动了。”说完，他打着哈欠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来递给我。

天很热，其实我也累得不行，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出了门。临出门前，我看到摆在茶几上的半瓶二锅头，我很想去把它收起来，但最终没有。这是一个他难过的日子，如果他想喝，就让他喝点吧。

等我去超市买完东西回来，打开门，发现他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如我所料，那瓶二锅头已经空了，我闻着空气中细微的酒气，轻轻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端详他的脸。他脸上粗大的毛孔一张一弛，整个脸颊泛出一股粉红，以至从耳根蔓延到脖子的潮红。额头上的皱纹此刻倒是舒展的，只有淡淡几抹，就好像被指甲盖轻轻划过一样。和白然结婚的时候，他是个威武的军官。黑白结婚照上的两个人，无论怎么看都像画出来那样般配。当年英俊的相貌依然在脸上留存着微弱的痕迹，只是衰老，像条蠕虫，自从白然离开就从未停止过在这张脸上的爬行。

正愣神的时候，突然门锁发出“喀嚓”的声音。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刚才我拎着油进来，忘了关门，虚掩的门被风吹得紧闭了。

他醒过来，用手摸自己的半边脸，伸了一个懒腰，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几点了？你看我都睡着了。”

“7点多了。”我说。

“家里还有酒没有？”

“没有。”我说。

“你骗我。”

“没有。”我站起身来，拎起地板上的油往厨房走去。

“放在冰箱里？还是酒柜？酒柜怎么锁了？”他站在酒柜前，用